

仙 籃 奇 劍 傳

卧龙生 著



仙籃奇劍傳

卧龍生 著

(中)

中外文化出版公司

仙篮奇剑传

卧龙生 著

*

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21印张 363千字 200,000册

1996年北京第一版第一次

ISBN7-80042-023-x/J·24 定价：26.80元

赤
恥





五
竹



冬
松

王
特



三十三



姜之成





第十七回 吴三刀 恶念滋新事 王先登 好心换驴肝

话分两头。却说吴骥腕上吃了一石，逃回相府，胳膊已肿得大腿一般粗细，由肩至手指，都变得通红发亮，只疼得他坐卧不宁，额上冷汗滴答落下。吴三刀咬着牙关思量：“看伤口，血污之中混着泥沙，我也看着落地的似是一块石头，并不是喂了毒药的暗器。那样一块小小石头，竟打成这般模样，这放暗器的人，腕力也就实在大得惊人！那个癞痢头的小叫化子虽然在一旁比比划划，却未见他挥手掷物，这石头该是卖剑的那野娃子所为。那小贼当时远在巷口，他飞石打我手腕竟能打中，力气又如此之大，实在令人不解……”

“又忽地想起自己纵出人丛集市外拦截那个小贼，竟没有拦截住，‘他是怎么跑到我前头去的呢，莫非会土遁不成！两个小孩子竟轻而易举地将方赤龙也收拾了……’”

吴骥把今日事前前后后一想，不禁摇头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我吴骥居然也有失算的时候。今天荐桥市上卖剑的事，

分明是个圈套，意在引我出去，置我于死地。也是利令智昏，我居然就上了当。那个女贼虽从巷内那个门里走出，看来并非隐居在那里，只是临时埋伏的罢了。方赤龙、秦孝两个又吃了暗算，竟没有一个去跟踪这伙贼人，白白让他们溜掉。他们也依旧藏在暗处，无法查长，谁知什么时候，会从背后刺我一剑？想到十年前事，心中后悔：我既杀他全家，怎么还留下个活的？就没想到小娃子还会长大？就算是个小丫头子，这样血海深仇，她就不思报复？我已对相爷说杀得萧家一个活口未留，如今也讲不得，只好吃哑巴亏。想到此处，吴三刀又咬咬牙：再不能忘了这教训，我今番杀了她除根不算，还要寻访出她亲人，一概除去！那两个小叫化子也一并送他们上西天，用石头打我的那个眉眼清秀的，我还要亲手刮了他，取出他心肝来！

吴骥又将方赤龙、秦孝唤来，仔细问了他们同两个小叫化子周旋的情况。方赤龙两个觉得被打得窝囊，不敢实说，只讲一拐巷子就吃暗算，被大块的砖头砸昏。吴骥也未深责，命秦孝拿了他玉刀去一个老匠师那里修磨，留下方赤龙，与他商议道：“我曾听你言讲，这临安城内的叫化子，都有各自头目管着的，你似又与总管各头目的那人相识。不知赤龙贤弟能否查访出那两个小叫化子的行踪？我想如能找出他们，找那小女贼也就不难。”

方赤龙恨恨地说：“这事都交与我办，保准一二日内就有消息，吴爷但请放心！”

方赤龙即刻去寻褚杰。

那褚杰绰号“过街龙”，原是个市井流氓，吃喝嫖赌，坑蒙拐骗，无所不为。他父亲去世时也曾给他留下三五万贯家财，都被他挥霍尽了。他却广交朋友，并不以金钱为意，自说是：“我父亲经商，他那一贯变得十贯；我交朋友花去一贯，这朋友却值千金！”

果然他的朋友上至临安官员，下至叫化子，三教九流，七十二行，无所不有。先是各街市的叫化子头儿都来尊奉他做“大爷”，每年孝敬银子供他花用，让他成了个逍遥自在的无冕皇帝，继而又有朋友荐他在临安府里当公差。褚杰进了衙门，竟成了衙门破案必须借重的人物。皆因他在临安城内交游极广，耳目众多，又有他手下几十个“二爷”为纲编织而成的叫化子网，多次破了疑难的大案。他在受到提拔重用之后，也不肯放掉“皇帝”的宝座，方赤龙先前是个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，虽然进了秦府，哪里就肯安分？两年前他卷入了一场谋财害命的官司之中。褚杰查明这案有关案犯之后，独对他手下留情。一则因方赤龙是相府中人，不便得罪；二则此人武艺高强，又有些智谋，倘由此结交了，也算在相府里踏进一只脚去，日后自有便当处。褚杰因此私自将此案破获情况告诉方赤龙，又

不断给他出谋划策，教他审理时如何摆脱干系。花了些钱，出了些力，竟将方赤龙开脱得干干净净。两人自此结为至交，时有往来。

这是前情，略略表过不提。却说方赤龙来至临安府衙门找到过街龙褚杰，将来意讲明。褚杰笑着说：“你这条龙还是不如我这条龙！这样屁大的事也消你亲自老远地奔了来！”

方赤龙笑道：“有句话，说是‘强龙不压地头龙’，你难道不曾听说过？”

褚杰说：“你讲错了——是说‘地头蛇’。”

方赤龙说：“我就等你自己说出呢！”

褚杰用手指着他大笑：“中你圈套了！”又正色说：“既在荐桥市上，想是魏志的人了。我还有些公务在身，你不必急，保今晚就替你问个水落石出。”

因是方赤龙的嘱托，褚杰当晚亲自去利爪鹰那里。不料见利爪鹰大被蒙得严严地卧在床上，王豹在庆头忙着照料。王豹见是大爷来了，慌忙让座、献茶。褚杰问利爪鹰：“魏贤弟这是怎么了？”

利爪鹰长叹一声，正待说话，王豹捧上茶来，说道：“我二哥偶感风寒，已着刘七去抓药，想来服上两剂，发出一身汗来，自然就好了。”

褚杰说：“这就是了。我今日来除看看魏贤弟，还想问你

件事。你这地段里可有两个娃娃：一个头上长着癞，一个细皮嫩肉，眉眼略清秀些。这两个有时混在一起，似都有些武艺的……”

利爪鹰闻听，脸上显出惊恐，王豹插嘴说：“癞利头的小兄弟倒有几个，却没有一个通晓武艺的，‘细皮嫩肉’的怕是一个也找不出，更不见有混在一处的两个……不知二哥可曾见过？”

利爪鹰魏志摇摇头说：“我这地段里，确无这样两个孩子！”

王豹赔笑问褚杰：“敢问大爷何以要寻这样两个孩子？如果事情要紧，可将这两个孩子的事指点得详尽些，我们好设去查找。”

褚杰说：“也没什么要紧的，不过随便问问。我今日来还有别的要紧事同魏贤弟说，王贤弟自去忙你自己的，这里有我照料。”

王豹明白是让他回避，不敢再留，说了两句客套话，自出门去了。褚杰等他去远，低声问利爪鹰说：“我看你有些支支吾吾，那个王豹又不尴不尬，莫非这里头有什么隐情？”

利爪鹰说：“大爷不要多心。我有什么话不能与大爷讲的？只不过我偶感了风寒，头昏脑胀，说话有些个吃力。王豹在这里也有两三年了，从来尽心，谅他也不会有什么事瞒我

们。”

褚杰说：“有个女子图谋刺杀秦丞相，还闯入相府，这事你可知道？”

利爪鹰说：“这个却早听说了。我这里还来搜查过。”

褚杰说：“我适才讲的两个孩子，正是她的同党！他们今日还在你的地段里同丞相府的人厮杀过，这个你竟不知道么？”

利爪鹰说：“有这样的事？还真不曾听说。或者明日就会有弟兄来告诉我了。”

褚杰无奈，心说：这一个比那一个还要口紧！看来不肯说出那两个孩子，倒是他的主意……

褚杰却不知利爪鹰并非感了风寒，不知这里刚刚演了一出自家人打自家人的戏。不讲出两个孩子，自然还是王豹的主意。大将军一顿拳脚，把利爪鹰打了个发昏章第十一，王豹安顿他躺下，命大将军买药来，与他调治，然后打发大将军回去。待到利爪鹰清醒了，王豹就将大将军打他时，彭元在院子里弄鬼的事同他讲了。利爪鹰这才心惊胆战。王豹又说：“如此看来，前番的蛇毒咬人以及在四弟宅中错打二哥，也都是那孩子施的异术无疑了！这个彭元绝非寻常人物。他用了毒蛇之后又赐药治愈，打了二哥也就轻易放过，总还是不念旧恶，手下留情。就以眼前这事说，倘不是他撤了异术，只让老四一

味蛮打下去，岂不断送了二哥性命？老四即使打死二哥，他也并不担干系，自有老四抵命。他能饶过我们，分明是存怜悯之心的。二哥且不可一错再错，和他作对了！”

利爪鹰听了，口中不言，却觉王豹所说，句句都合实情。王豹见他心有些动了，又说：“今日盈福巷的事，官府恐是要追查。打伤秦府的人是两个荐桥的小叫化子，或者要找到我们头上来查问他们下落。倘他们来问我们，我看这事就不便讲出。彭元今日寻上门来，分明就为告诫我们。倘我们不听告诫，将他们落脚处泄露，他岂肯同我们善罢甘休？事不过三，他已饶过我们多次，怕这次再也不肯饶我们了！”

魏志听了这话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心想：“那彭元要想置我于死地，也不消别的手段，只要再让大将军疯癫一次，也就把我送上西天了！”

恰在这时，过街龙褚杰突然登门，他见王豹遮掩，又听着那过街龙话头果然不对，魏志如何还敢讲出来？

却说褚杰告辞回去，次日清早就让他手下的各化子头儿都在自己辖管的地段内查访，查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出那两个小叫化子下落，只好找来方赤龙，将此事告他，又对方赤龙说：“依我看，这事要弄清还在魏志、王豹两人身上。事情出发荐桥，看光景，那个利爪鹰怕是知情的。他不肯说，多半是因与这事有牵连。王豹那家伙颇有计，利爪鹰一向把他当作军